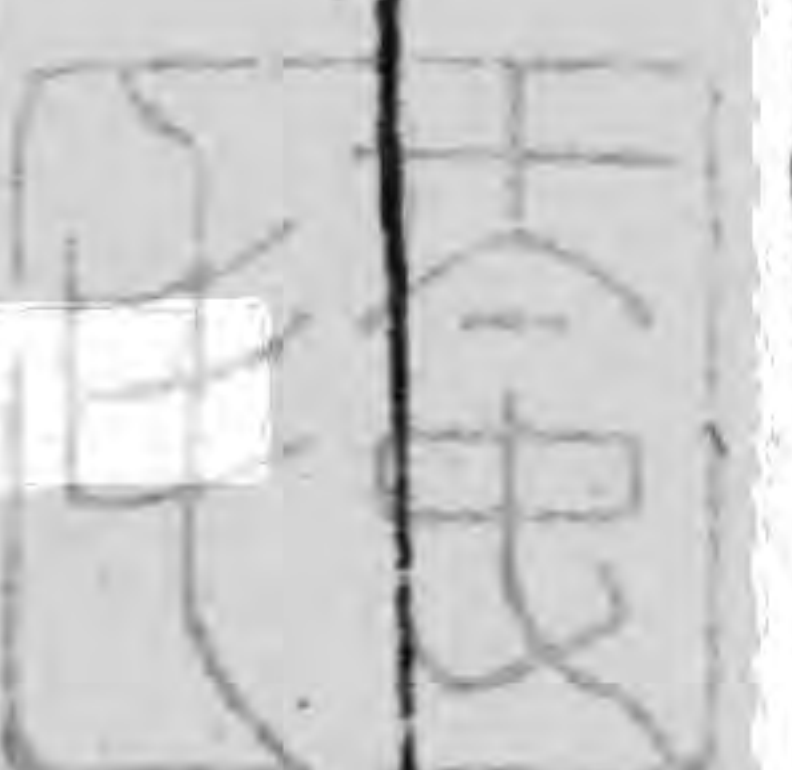


聖

文粹序



吳興姚



鉉



五代衰微之弊極於晉漢而漸革于周氏
我宋敦興始以道德仁義根乎政次以詩書
禮樂源乎化三聖繼作曄然文明霸一變至
於王王一變至於帝風教逮下將五十年熙
熙蒸黎久忘干戈戰伐之事泃泃儒雅盡識
日文物之容堯典曰文思安安大雅云濟
濟多士盛德大業英聲茂實并屆于一代得
非崇文重學之明效歟況今歷代墳籍略無
亡逸內則有龍圖閣中則有祕書監宗文院
之列三官國子監之印羣書雖唐漢之盛無

以加此古天下之人始知文有江而學才注
識於人而際於天撰述纂錄悉有依據由是
大中祥符紀號之四禩

皇帝祀汾陰后土之月吳興姚鉉集文粹成
卒謂何纂唐賢文章之英粹者也詩之作
有雅頌之雍容焉書之興有典誥之憲度焉
禮備樂舉則威儀之可觀鏗鏘之可聽也大
易定天下之業而兆乎文象春秋爲一王之
法而繫於褒貶若是者得非文之純乎而已
乎是故志其學者必探其道探其道者必詣
其極然後隱而晦之則金渾玉璞君子之道
也發而明之則龍飛虎變大人之文也自後

言絕響聖道委地屈平宋玉之辭不陷於怨
對則溺于調惑漢興賈誼始以佐主之道經
世之文而求用于文帝絳灌忌才卒羅讒誦
其後公孫弘董仲舒晁錯咸以文進或用或
升或黜或誅至若嚴助徐樂吾丘壽王司馬
長卿輩皆才之雄者也終不得大用但侍從
優游而已如劉向司馬遷揚子雲東京二班
班固之徒皆命世之才垂後代之法張大德
業浩然無際至于魏晉文風下衰宋齊以降
益以澆薄然其間鼓曹劉之氣燄聳潘陸之
風格舒顏謝之清麗藹何劉之婉雅雖風興
或決石甯翁可觀至梁昭明太子統始自率

騷終于本朝盡索歷代才士之文築臺而選
之得三十卷號曰友選亦一家之奇書也厥
後徐庾之輩淫靡相繼下迨隋季咸無取焉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陳子昂起於庸蜀
如振風雅絲是沈宋嗣興李杜傑出六義四
始一變至道洎張燕公以輔相之才專撰述
之任雄辭逸氣聳動羣聽蔚許公繼以宏麗
丕變習俗而後蕭李以二雅之辭本述作常
勅以三盤之體演絲綸郁郁之文於此乎在
惟韓吏部超卓羣流獨高道古以二帝三王
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憑凌轆轤首唱
古文渴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於是斯
子厚李元賓李翱皇甫湜又從而和之則我
先聖孔子之道炳焉懸諸日月故論者以退
之之文可繼揚孟斯得之矣至於賈常侍至
李補闕翰元容州結獨孤常州及呂徐州温
梁補闕肅權文公德輿劉賓客禹錫白尚書
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傑者歟世謂貞元
元和之間辭人咳唾皆成珠玉豈誣也哉今
如傳唐代之類集者詩則有唐詩類選英靈
間氣極玄又玄等集賦則有甲賦賦選桂香
等集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蓋資新進後生干
名求試者之急用爾豈唐賢之跡兩漢肩三
代而文無類次以嗣于文選乎鉉不揆昧懵

徧覽羣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于茲始就厥志得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凡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類相從各分首第門目止以古雅為命不以彫策為工故侈言曼辭率皆不取觀夫羣賢之作也氣包元化理貫六籍雖復造物者固亦不能測研幾而窺沈慮故英辭一發夔出千古琅琅之玉聲粲粲之珠光不待汎天風激海波而盡在耳目於戲李唐一代之人其至矣

文粹序畢

又粹卷第一

古賦 摠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聖德 含元殿賦 李華

明堂賦 李白

失道 阿房宮賦 杜牧

含元殿賦 并序

李華

宮殿之賦論者以靈光為宗然諸侯之遺事蓋務恢張飛動而已自茲已降代有辭傑播於聲頌則無聞焉夫先王建都營室必相地形詢卜筮考農隙工以子來虞人獻山林之榦太史占日月之吉雖班張左思角立前代未能備也而曩之文士賦長笛洞簫懷握之紉則廣言山川之阻採伐之勤至于都邑宮室宏模廓度則略而不云其體病矣至若陰陽慘舒之變宜於壯麗棟宇繩墨之間鄰於政教豈前脩不逮將俟聖德而啓臣心輒極思慮作含元殿賦陋百王之制度出羣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後之觀者知聖代有頌德之臣焉其辭曰維皇高宗 端命于玄宮萬有千歲鍾景祚于洪裔建北宮之尊

嚴上取法於天帝乃圖正殿之道居規崇山而定制信神明幽贊
而人謀襲契不然何前王曠此之雄麗也先是大司空帥其屬執
度而相之曰美哉川后驚乎其大坦坤靈兮配乾剛坤順乾而為
龍舒廣衍兮走群山紛却面而朝宗陵正陽之弈弈鬱佳氣之葱
葱蓋昊天之作而黃祇授元聖獲以造新宮也乃審于龜筮龜筮
協從太卜以告神人咸同皇曰欽哉是將而為朕宮因以鴻稱含
元建名易乾坤之說曰含弘光大又曰元亨利貞括萬象以為尊
特巍巍乎上京則命徵般碩之匠下荆楊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
涉磧礫而登崔嵬擇一榦於千木規大壯於喬枚聲坎坎於青雲
若神蹈而顛摧勢動連崖拉風掙雷倒勁梢於窮谷斬巨抵於昭
回峙也山祇效靈波神作氣為梓為筏羽疊鱗萃朝泛上海夕出
河渭雲奔山橫交積于作宮之地於是農事既收靈臺勿亟子來
而就役者周邦畿而薄四海咸忘勞而獻力乃張為廣庭考正極
星邦伯是經國工研精刻盤罔以為趾太階積而三重因博厚而
順高明築凌天之四墉既列太階如截下土相嶺欽嶸以沈沈其
始也星鉞電交於萬堵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棟為山攢杵如林乃
卜日星之吉以成帝室虹梁勁於中極棟榑以籠密折姑繇以
為楹隨喬山以為磧亂重檐以切霞燭素壁以留日神標峻楠鬼
疊層楣高卑迭拒尋尺相持木從繩而後止棟操宇而不危階瑩
冰以瓦敷鱗差蕩晶景而升降歛睽皆以交輝聳大厦之奇傑勢
將頓而復飛爰詔有司練日推時徵考室於周頌會公卿以發之
不赫哉如俯如跂若合若離踈痒脩遽以宵徵悅與駭而巖魏謂
衝颺激海兮漩瀾淪以無底奔雷觸山兮掉巘嶸而傾鼓石鯨控
首於堂廡狀出雲而撐鬢崇高之制靈丘上盤鄰斗極之光輝瀾
天漢之波瀾察鑿柄之吞吐吸山叢而水攢建升龍之大旂邈不
至於階端崢嶸孱顏下視南山照燭無閒七耀迴環啟矚咸故赫
以突兀據闕弘以蕭檄捧帝座於三辰銜天街之九達進而仰之
騫龍首而張鳳翼退而瞻之爰樹巔而碎雲末疑兮我我巨鰲戴
仙山而出滄波畫岬麥兮煌煌燭龍坼穹穴而臨北方排層城而
廓帝居豁閭闔而面蒼蒼左翔鸞而右栖鳳翹兩闕而為翼環阿

閣以周堦象龍行之曲直夾雙壺以鴻洞啓重閨之呀赫趨堂塗
之未半望宸居而累息惟二聖之欽明爰聽政而布德去雕幾與
金玉紉漢京之文飾熾丹雘於峩嘗抗重霄而競色若乃紫微晨
曠彤墀夜明雲薄萬栱風交四榮冬止其陽則釋裘而燠夏休其
陰則捐綵以清旂獵風而振響葉墜露而成聲懸樞駢湊竦柱奔
列復塹管絃高窻景蕪黔鴉敢日翳而采連矐天開而中絕形持
神而欲離足僂步而將跌貯昭訓之崇崇麟光軌之揭揭其南則
丹鳳啓途殿矐荆吳十扇開閉陰陽睢盱容鼎七局方駕五車示
王者之無外不樹屏於清都望仙闕於巽維建福敞於坤隅偃朱
旗而橐玄甲叱乞乞之驍夫其後則深闡祕殿曼宇踈楹瑞木交
陰公墀砥平鮮風歷庶凌霞飄英陰諳武闈增華穆清五燭內融
則嘉盛豐備太陽臨照而天下文明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也三
朝絲古是因布大命於宣政澹玄心於紫宸義和弭節於通乾望
舒傳景於觀象密勿旒宸臣人是仰左黃閣而右紫微命伊臯以
長其下則鵠冠魚服良家茂族厲禁非宜金吾領之其前則置

兩石以卹刑張三侯以興武告善之旌登聞之鼓節畧漏於鐘律
架危樓之筍簾以辨內外之差以正東西之序天光派於紫庭
京入於朱戶騰祥雲之郁靄映旭日之葱蘢清渠導於元氣玉樹
生於景風夷坦數里徘徊無窮羅千乘與萬騎曾不得半乎其
屬初經營天下既又文物未周孤其壯麗蓋重施於崇崇非不懷也
乃眷睿孫睿孫曠元萬萬晏清而太和奄書契之所論既克廣於
崇構聲明備而益尊蓋聖皇之孝也揮綽變化兮動搖乾坤其東
於是弘文教而開館對日華之清闕蓋左學之遺制協前王之講
德其西於是延載筆之良史俯月華之峻扉集賢人於別殿朝命
婦於中闈王風闡而成化陰教備而不虧加以詠周詩而展親睦
曾衛而敦叙因命族之來宴置更衣之豐宇至於殿內諸曹則左
右有烏通軒並廡物有恒司供無廢舉又有銀璫珥貂寺人巷伯
奉宣出納之命更踐宮中之役能罷之旅董以龍武矛戟森森材
官羽林聲破丘山氣龍羣飛沈爪抉千鈞跟騰百尋克壯皇威協比
其心其外則校人掌馬天駟在閑以備順遊攻教其間望我鑾和

威者哉夫瑤臺之靡不可以刑萬國土階之陋不可以儀天地奢
不遜而儉同允執中于大位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富哉上聖之宏
議也詩歌楚室頌美泮宮諸侯之事也雲夢甘泉晏恢景福辟王
之志也論諸侯曷若戴天子嘉僻王曷若尊聖人烈烈盛唐祖武
宗文太古赦德六王慙勛而政本乎慈用過乎儉夫蒼生所奉者
惟君所愛者惟親寧有君親宅體於卑室而赤子得安其身乎故
有熊明庭帝姚總期從人欲也天垂定星見有大壯君人者法焉
聖朝猶斥其華而凭其質今是殿也者唯鐵石丹青無加飾焉身
居玄眇心與萬姓同賦畝之勞以是臨衆何衆不賓以是享神何
神不若其德歟雖欲宮崑崙而館不周城八極而墜四海猶未足
儲鴻醇而俯不耀豈咸錫一京之所在崇四續之前式初懷欽之
小臣俾離書於禁中正百代之遺文由是循環天造耳目惟新敢
頌成功告于神宗無愧斯干之什式昭聖德之容頌曰
帝作含元含元言言宰若日觀呀爲天門太階二層達于崑崙
茲秦野揭以周原烈文祖宗永錫孝孫孝孫有慶于以施令奄甸

萬姓受天休命歌之頌之管磬宜之穆穆皇皇壽考無期既成斯
文容有勸之上者對曰前王之尤祥絕瑞乃聖朝之細事今休徵
以厭于聰明頌聲亦殷于天意私歌竊抒乃臣子之本志又焉足
以薦聞哉客曰不然今至尊明發不寐方懷先皇周文之孝也允
恭克讓光溢海外堯舜之謙也自即位以來上下之休嘉神人之
詠歌歌於睿躬則固辭頌於宗廟則無數今吾子之文明昭乎累
聖之耿光美于大君之孝德可進而退宜言而默使雅頌之音卷
而不舒猶埋湯其膏臆無乃過歟爲人之下者有可達於君親雖
濱于死亦冒行之況宗廟啓其心哉臣華嘗聞遷善之規願附升
歌之末

明堂賦并序

李白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
輯痛威靈之遐邁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宗萬祀之
不華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臣白美頌恭惟
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華天創元也我高祖及仗天順赫然雷發以首之於是
橫八荒漂九陽掃叛換開混茫景星曜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
張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網淳風沕穆
鴻恩滂洋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沓乎無疆若乃高宗忽興拓
統錫羨神保旁臻瑞物咸薦元符剖方地珍見既應天以順之遂
登封而降禪將欲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中宗以欽明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烈聖之
耿光則使軒轅草圖義和練日經之營之不彩不質因子來於四
人豈彈統於萬室乃準水臬攢雲梁罄玉石於隴阪空環材於瀟
湘巧奪神尼高窮昊蒼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鏘鏘雖暫勞而
水固方貽聖謀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曠隴乍明乍
蒙象太古元氣之結空籠從頽沓若鬼若筆似天閭地門之開闔
爾乃劃峯峒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而垂勳燭萬象而騰
文著惚恍以洞豁呼嵌富而旁分又比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
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宮堯乎紫微絡鈎陳以繚垣闕閭闔而啓

窅崢嶸嶂嶂疑黎宇宙之光輝忽霍赫奔張天地之神威夫其
黃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
以開闢點翠彩於洪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沒
交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托擎金龍之蟠
蛻挂天珠之硤砢勢枝五嶽形張四維輒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
創規樓臺嶮岫以奔赴城闕窈窕而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旌目
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撒華蓋以儻莽仰太微之參差擁以
禁扃橫以武庫獻芳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採殷制酌夏步雜
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壯不及奢麗不及素曾擔
屹其霞矯廣廈鬱其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鳥轉景而翻飛大鵬
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碧光之堂晃乎瓊華
之室錦爛霞駁星錯波泐颯蕭寥以颼颼宵陰鬱以綿密含佳氣
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闈聯縣飛楹磊砢走拱黃綠
雲楣立爰以橫綺彩楠攢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頽欄各
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
爛倏山訛而畧換蔑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猛虎失道潛蛟
蟠梯徑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下低玉女攀皇於網戶金娥納月
於玳題藻井彩錯以舒蓮天窻施翼而銜霓扶標失足擬跟挂而
罷躋要離欬臙而沮精視水背而中迷亘以複道通乎掖垣空入
西婁寔爲崑崙三事庶尹正儀躅以出入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
奔其左右也則丹陛嶮嶮彤庭煌煌列寶鼎歆金光流辟雍之滂
瀆東環海之湯湯闢青陽而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
處乎中央發號施令採時順方其闡闔也三十六六七十二瀆度
筵列位西八東九白虎列序而躩踞青龍承隅而蚴蟉其深沈奧
密也則赤燦掌火拒司金靈威制陽汁光權陰坤斗王土據乎
其心若乃熠耀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若飛動瞪
眄睚眦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威政興滅表賢示愚於是天正孟月
朝陽登曦天子乃拖蒼王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
鳴絲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崇祀

天之規欽若彤蜺維清維熙崇牙樹羽煥煌威莊納六服之貢受
萬邦之藉張龍旗與虹旌擯金戟與玉戚處五更進百拜奉瑤瓊
獻琛帛頤昂俯倭儼容疊跡乃潔瓊醴修粢盛奠三犧薦五牲享
干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轡張鈞天之鏗言孤竹
代奏笙桑和鳴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降明庭蓋聖主之所以
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陽爲庖造化爲
宰殮元氣酌太和千里鼓舞百寮睿歌于斯之時雲油雨露恩鴻
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兮聒乎區區駢闐乎闕外羣臣醉
德揖讓而退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
泉飛聽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
振窮乏散教倉毀玉沈珠卑宮頽墻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
乎大田后親於郊桑葉末兮反本人和兮時康建翠華兮萋萋鳴
玉鑿之缺缺游于昇平之圃頽五穆清之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
陵於鷓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傍封岱宗而祀后土兮掩栗陸而
包陶唐遂邀崑峒之道橙汾水之陽渴飲沆瀣之元精黜滋味而

貴理國其若夢游華胥之故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羣雲
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
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叢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
掩月而凌霞由此觀之不足稱也泥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宮崇明堂倚天關兮龍旋鴻濛構瓌材兮偃蹇塊塤貌崔嵬兮周
流辟雍兮靈臺兮赫奕日星噴風雷宗祀胎蠶王化恢鎮八極兮
通九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皇居而作固窮千
祀兮悠哉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
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
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房水渦
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嘗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
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

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
于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鬢
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夾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輶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益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
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
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鼎鑪玉
石金瑰珠礫棄擲灑逸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
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
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
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戾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
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
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
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

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文粹卷第一

乙卯二月廿七日

文粹卷第二

古賦乙摠二首

京都

西都賦

西都賦并序

東都賦李庚

李庚

鉉

纂

臣伏見漢諸儒若班固張衡者皆賦都邑盛稱漢隆當王道昇平
火德丕赫數子歌詠發著後代今自隋室遷都而我宅馬廣狹榮
陋與漢殊狀言時則有六姓千齡之變言地則非秦基周室之故
宜乎稱漢於彼述我於此臣幸生聖時天下休樂雖未及固衡之
位敢效臯陶奚斯庶幾之誠謹冒死再拜獻兩都賦凡若干言以
誦夸漢者昭聞我十四聖之制度請付史氏賦曰
洛汭先生客于上京問里人以秦漢咸陽故事里人曰先生不習
乎哉秦址新矣漢社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
矣先生曰賓者不識貌然沈疇咸亡而日遠願聞古而知今為我
源說恭承王音里人曰昔者帝兆唐居命隋先基乃假隋權是為
中原既權二年為唐遷都周榛秦莽乎蕪耕餘文驅場迎卒于侑

傳若天使項氏死勞而授漢休也唐開禮壇新都之門闕殿乾宮
以朝諸侯時則有若房魏作弼英鄂執律南陽故人河間帝室戎
衣既統瑞氣洋溢謹聲傳於億兆煬燎致乎太乙乃會漢醜發周
賚謚萬類溥四海遂開國以報功差子男之五等然後構閣圖形
祭號凌煙指河帶以山礪書天子之指紳其制度也擁乾休正坤
儀平兩曜據北辰斥咸陽而會龍首右杜稷而左宗廟宣達周鼎
址以十二基張府寺局以百吏環以文昌二十四署六部提統按星
分度嚴憲臺而四列肅陰宮於北戶建倍資於前王摠綱維於
史端國儀朝實周察乎左右其內則有太極承端通址含元日出
東榮月沈西軒倚九峻之下麓涵太液之清瀾龍道雙迴鳳門五
開煙籠凝碧風靜蓬萊東則左閣當辰延英眈眈宣徽洞達溫室
隅南接以重離繇乎少陽是為二官復道邃廊西則月華重啓銀
臺內向中書在焉密用宰相宦者別省延緣右截建子亭於屏外
設蘭綺於廡下天子端朝明庭九賓設少府之冕旒陳奉常之官
勳肅勺陳以辟護翼雉扇而對分雞人刀下鶴鶴先聞千官就日

萬品趨雲漏遲遲而東轉風習習而南薰外則國子招徒疏館開
軒左立太學前停廣文膳豐中厨就教九年稽以博士總之成均
祕書典籍口命校郎橫閣三重闔正鉉苗若六藝之條貫百氏之
縱橫交錯發論禮形而樂聲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載言載筆出納
謏誥鵠動鸞飛振玉鎗金殿廟羞胡練之器楚材慙杞梓之林已
而燮和陰陽經緯天地採熙軒昊牢籠虞夏闢孔子之學堂敷一
代之風雅此王者之文教也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豹首金罽
火額獵霞張旆剝犀綴革奮目而虎眦振鬣而蝟磔柔六鈞貫七
扎對天仗以司戈分玉輝而執戟別有陳旌賜鉞闔外四七依榆
關以作鎮拒柳營而開壁豕虜則出塞飛塵伐叛則救陽作澤此
王者之武威也唐禮既行三代同風徵叔孫之春官命伯夷之秩
宗則有封禪巡狩謁天拜祖明堂辟雍王者之事有司勿失次有朝
廷之位班爵之序器服車馬以節文武不僭不濫羣臣之事有司
以告下有內族外姻以殺以隆五禮各殊陳吉儀凶一室是形天
下大同百姓之事有司以教故以內則敬以外則嚴以家則肥以

國則昌卿士翼翼公侯皇皇在野熙熙在朝踴踴夫如是夸周而
正魯胡可殫詳洎乎樂之設也以德配樂陳器以作革木匏竹篔
簹磬鍾命官二署諧以協律以奏廟貌祖考來格以陳宮庭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以布天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及乎御胤衣集舞
童或獻凱作名以宣帝功或布字綴行以達皇風此禮經之所未
紀夔夔之所不同刑期無刑以辟止辟三章實漢祖之德肆赦緩
穆王之法於是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漢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
於仗內聳脩竿而揭起其下則稅三關解銀鑄追共工徙驩堯煦
舜絃浹堯年臺收白簡吏閣丹筆揔秋官之計料不踰乎三十斤
臣衡之失論罪溫舒之不足司刑無鬼哭之庭大理有鳥巢之獄
又若薦祖建宮玄元之庭霞帔雲冠飄飄太清天子將有事也歲
巨時籩夏簋殷銅傳金爐之御煙開甲帳之琳琅此王者之示孝
也對里連街帝宅王家青門列檻棠棣分華勤政外名花萼中題
屹雲中而佩鳳香天外而舒蜺於是天子設席千羞百醴家人齒
筵愉愉濟濟此王者之示悌也盛則長隄砥平錯則纓弁繫駉風

印分魚九紫六佐肅威儀於行蓋指戒途於前馬待漏未開朝
宵銜雞鳴朱邱火慶青槐先導壁雲後車奮雷透以嚴聲不生微
埃人寒勿僕統以京尹臨人柄殺罔敢不謹家家咸里金張許史
走騎如雲行車若水拉枯請命曾不仰視配前王與後趙固異代
而殊擬其地勢也負秦章臺倚漢甘泉帶涇渭之富流挾終南之
壽山指重城之二華拓外門於兩關玄素交川灞滻在焉斷虹偃
蹇而亘梁拖輪走驟而蹄奔度萬國以向朝趨魏闕之通門赤縣
統劇傳阡帝鄉長安萬年乾封明堂藍田左荷鄆杜前張分圻連
乎馮翊畫郊接乎岐陽排吳山而抵蜀夏氏谷而通商天子穆清
環衛陳兵將軍之號三番六營至乃辨曉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
條外傳通衢備以嚴兵羅以周廬禁動息人用戒不虞其中則御
水分清昆明下流在野決漑入官環洲菰織蒲紉芰誓菱羞渚戲
玄鶴沙眠白鷗其遠也深有蛟潭孤作龍湫埃接河漢波通女牛
其近也方塘含春曲沼澄秋戶閉煙浦家藏畫舟爾乃農家東作
斲土黃壤樹以桑柘繫耆乎南畝以秬以秠以稷以稷以輸太倉

天子之儲土厚地中溫寒以宜門多故老室有蕃元承化發詔帝
力不知則有程鄭之家白闥朱軒崇基峻砌待駟高門不秀茸飾
紅舒綠繁擬碩果於華林育豐蔬於中園珠箔書積金缸夜明羅
繡巾懽鼓瑟吹笙諱族陳賓以樂于太平貨隱分厘物次駢連中
署肆帥夕咽朝昏越璞楚琛蜀賄巴賓裁綺張繡紋軸蕉管聲教
之所被車書之所通交錯雜沓斯焉會同黃宅緇廬金篆玉高以
張帝居用壯天廷千形萬聲不可多名天子奉堯舜之道勤后稷
之功當仲夏而獻廟立中和而視晨然後黼黻時備采盛告豐其
接下情也則堯鼓不懸晉木不列鏐金作軌四門是揭人糜迷邦
士無諱訐示收材而問責上諫行而寬達當其萬國貢珍四夷納
責賦用舟通財因輦進地官計國度支主各百姓既足斯焉充物
復若天府萬品以備供職登饌則光祿獻厨命篤則太僕承軾其
樂入也啓九重開三殿齒群官於次坐徵公族於內宴于以訓恭
儉于以示慈惠戲族咸在百弄迭改眎仙童之覓裳覩壯夫之角
觥而懷金與衆之樂一日於此先生獨不習乎其四郊也故有
時之舊址亡國之遺蹤天子迎四氣肅然改容曰是足以懷湯於
耳目作戒於心曾共秦政肆刑秦民共傾楚澤大呼分隴列城徒
罷驪山復休上林秦址既遷鴻門至今山東郊之事也隋苑廣袤
直籠南山占地萬頃不爲人間都門失耕禽游獸閑代謝物移綠
垣不完此南郊之事也豐水悠悠文王作周傳艱子孫衰平遂遷
乃曠鎬都武王宅居國失披死豐鎬皆無此西郊之事也漢設五
時以生淫祀鑿誑徐誣將求永久天子親拜太牢黍牲事亡地存
爲天下笑此北郊之事也故因迎春則鑿秦敗知恃刑不如恃德
也因迎夏則鑿隋怠知獵獸不如獵賢也因迎秋則鑿周勤知祖
基作艱傳萬年也因迎冬則鑿漢誤知去淫即正獲天祿也四鑿
以陳澤于生人四德已懋格于上下故我高祖一呼大定安都居
正傳今皇帝一十四聖是知禪國也禪都也非得隋之命是得天
之命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勞魄奧區不一九
衢六陌亦稱河洛如平周小今自隋華進十八里作唐東宇成者
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不我王度子不識乎顛煬奮華中原毒
捕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蘇義旗
高祖西安文皇舞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
創業之事不獨于西也高祖至天后朝匪伊是居於焉逍遙明帝
大同出震開宮恩波爾鄉洩源于東則太平之事不獨于鎬也若
乃周洛為池帶漕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石隋之始
後畫前規之隘修舊制之陋指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成就重城
不居萬盜齊構訖大業於義寧鄭皇家而孫授既而天踵以正此
產必實禎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
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勒心而所崇我旬我郊三聖之靈
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比傳運東山之貢賦拒關外之諸侯直齊
梁而駕輅引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社崇埃覃懷鎮封土于昭
回鑿韻導伊兩阜屏開育仁願智堂隅庭隈爾其左掖通東右掖
洞西籠故地之銅駝抱雉里之玉繩御蒲接派苑樹通堤抗鳳樓
於內庭轟轟端門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駕為五鱗翠虹梁壘壯
橫延百堵高量千丈出地標圖臨流寫障霄倚霞連屹屹言言異
大和而登觀側宿曜而疏軒若蓬萊之片共侶瀛洲之列僊鸞駕鶴
車往來千甲天嚴城曉啟千門萬戶建衛對營開宿構備翠華在
分官以守監署惟二卿曹亦九臺閣高院支馭東方乃俾二官
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
郊坊作固屯兵孟津十里無煙萬夫信信實兼武卒以食濟温
唯是咽喉屬于將軍禮樂所流歌惟舊周追魯俗而為鄰化殷頑
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膺膺而耕弱水濺濺而洗由士得
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脩以垂後昆榮一時
之中於耕從富代之人倫兄友弟恭位皆崇榮石記標衢隸蔓為名
蟠首龜趺嶽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一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
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儼戒於將來
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誌尚存始上惟艱內姓所都去年乃遷或得

于聞或得于傳幸子勿華試爲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郊
廓之地中居帝城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
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富微衰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然夷元敬
朔太史不頌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翟而韓晉盟河陽
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雷之士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
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醴
冲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斗百桶摧陳陽
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也魏不徒許促齡四十強臣執
柄三嗣徒立政由甯氏王髦莫奮五解士崩炎居奐遜此魏之失
都也晉始三世亂與永嘉蕭蕭構兵沈闕稱戈浩浩逆流天下劫
波八王既分五馬南奔左社之喪乃來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
權在諸侯則姬氏平權在內后則漢室頽權在強臣則魏祖權在
親戚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輿執移運隨鼎去從右如斯謂
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優政弊則戚居勿謂往代
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波不驚乃雀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

車殷殷其徒行者不賣衣食蓋惟冠冕之夫綺羅之婦自室連歌
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賈宴俱金堂玉戶絳鳴管語我道如堯我
稅如顏貧度而稻賤筭而視比屋相視耻衣亦常開場分肆不列
舜來同軌同文晝呼夜譟父慜子愉夫徑即盤既兆既億動動植
道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景之漢休推代繫時
不爲彼優我俗既饒我人既驕矣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
漁陽兵起逆旗南指我無堅壘函旬擊動衡天羯腥門開麗景殿
擄武成殺人如刈焚虜若薙蜀駕先移胤師後誓傷四年之委燼
奮一將以建勳天落妖彗風推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
骨徵郡國之版在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于茲七聖儲休平繼補痍故食識之士女植髮之童兒皆
能痛其喪亂而期我康時今四方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瀆盈
萬室惟城職職市廛駢比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
慄成曰將睹乎貞觀之風開元之目鄉里之人思萬乘之威儀幸
物阜而時和措康衢而引領作均幸之慶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

慶搖裔兮龍在中望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霽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畢事執謙端珽謂公鄉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四年穀比登未極于富人庶稍養粟臻于壽動殖小遂猶有枯天日月所至猶照叛土戎狄雖貢內地猶虜今行大禮得不愧望于天而獻羞于祖是尚以聖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為君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竟辨之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監四姓之覆轍嗣重葉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文粹卷第一 乙卯二月廿七日

文粹卷第三

古賦丙摠三首

吳興姚

絃

纂

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朝獻太清宮賦

朝享太廟賦

有事于南郊賦

天寶十二載進三大禮賦表

杜甫

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樂應園羣而處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感真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及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沈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許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友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滯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辭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文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願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大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華弊用古勒崇揚休
明年子嚴將據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吉分祀
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
而清浮虛閭闔迥蚩尤張猛馬出騰蚪捎熒惑墮如旄頭風伯
扶道靈公挾軻通天台之雙闕警溟漲之十洲浩劫礪礪萬山
燄效臻于長樂之舍嵬入乎崑崙之丘太一奉引百歲在右堯步
舜趨禹馳湯驟鬱閼宮之崱嶭萃圻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竦櫛撫
流沙而承露紛隋珠而陷碧燿波錦而浪繡森青冥而欲雨越光
烟而初晝於是翠蕤俄的藻籍奇就祝融擲火以焚香漢女捧盤
而盥漱群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閉於塗盛羽客先
來於介胄樂望祖之儲祉敬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台符勅王喬
以視績積昭感於高績匪正辭於祝史若盼蠻之有邁請風颺而
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曾巔芝蓋蔽以烟
霞中漉漉以迴復外蕭蕭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爲身覺天傾耳陳

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纒孟德之禍爲仲達
所愚鑿齒其俗突窳其孤赤鳥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啼吼不肯
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响喻曆紀大破瘡痍未蘇尚攬擊於
吳蜀又顛躓於羯胡縱羣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
之豈風塵之不雜比聰聰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地嘯落日
泉啤各擁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
叔慎以允緝茲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
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覩家給竊以爲數子自評敢貞
乎五行攸執而觀者潛晤或喜至於泣矧鱗介之鳴篋昆蚊以振
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乞神光而甜聞羅詭異以戢香地軸傾而
融曳洞宮儼以疑岌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遠而
不去鯨魚屈矯以相吸掃太始之含靈卷殊形而可拖則有虹蜺
爲鈎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髮漠漠至精濃濃條弛張
於巨細覩披寫於心胷蓋脩竿無隙而乃席以容裂手中之黑簿
晚堂下之金鐘得非擬斯人於壽域胡返撲於玄蹤忽驚日而翻

萬象却浮空而留六龍咸龍蹠而壯茲鴈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
色若不足處之彌恭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更
謁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地之紀綱土配君服官尊臣賤數
起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鐘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啓青陸
默千春之祥曠哉勤力耳且乎大帶斧裳故風后孔甲充其佐
山稽岐伯置其傍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
武之多幸存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乎祠堂初隆素
車然勤恤其後有客白馬固漂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寔升家之光
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縹囊列聖有差夫子問斯於老
氏於問自久宰我問科於季康敢撥亂反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
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騫七曜燭九垓能事穎脫清光大來或曰
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挾隋之後與
乎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
始一歷三朝而戮力今庶績之大備三才之靈稽正統之
期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
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衣服紛紛朝廷多閏者仍亘乎晉
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歲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
仁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几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
形而尊卑必異惟神斷繫之於是本先帝取之以義壬辰既格于
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于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
之資且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或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
管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扈蹕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
公卿淳古士卒精一黜宗廟之愈深抵職司之所密宿翠華於外
戶曙黃屋於通術氣淒淒於前旒光靡靡於嘉栗階有賓陳帳有
甲乙升降之際見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合律篋篋化以碣
嶽千戚宛而婆娑鞀鼓填篋爲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
取之至空系孤竹貴之多八音循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萬
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嶸嶸以岳峙

象不敢去而鳴珮刻燭以星羅已而上乾豆以登歌美休成之既
其璧玉儲精以稠疊所闡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
虜而來往熙事莽而充塞群心夔以振蕩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道死配貴神
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禹代天之工爲
人之法丹青蒲地松竹高節自唐興已來若此時哲皆朝有數四
名垂卓絕回不遇返正撥亂之主君民父子之別奕葉文武之雄注意靈靈之坊
雖前輩之溫良寬大豪俊果決曾何以指其筋力與翰鈐載其刀筆與
使祭則與食則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務警幽室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
后常用惟時克貞魯魯以蕭合酌以茅啟敬以慈告祝以孝成故天意張皇不敢
其神姦安帖不敢祕其精而無絕軌享鴻名者于以矣求安于
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緯爛瑤宗爛沛枯骨而破
龍其貞施妖胎而鯀寡園陵動色躍在藻之泉魚弓劍皆鳴汗鑄
金之風馬霜露堪吸禎祥可把魚宮歇秋陰事儼雅薄清輝於泉
湖之山靜餘響於蒼梧之野宜然漠漠湯然兢兢紛益所慕若不
自勝牙旗而獨立吟翠駘而未乘五老侍祠而精駭千官欲
而思疑於是二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僥說散溥朴
登尚猶日慎業業孝忠丞丞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
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且如
高堂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淫祀相仍諸侯敢於近齊六士奮其威
後一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輕舉虛馮又非陛下恢廓緒業其瑣
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謁天踏地受綬登車伊頤洞輪輿先出爲
儲肯本枝根株乎萬代睿想經緯乎六虛甲午方有事於綵壇紺
席宿夫行所如初

有事于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聿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
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首崇禋祀先是春官脩頌祇
之書獻祭天之紀今泰道而不昧俟萬乘之將履掌次銚龜卽之
則封人考墳宮之旨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小有專達乎懸位之
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蒼然視於無形澹然若有所聽又

齋心於宿設將時食而匪寧旌門披陀以前驚駭駁騎反覆以相經
頓曾城之軋軋萬方之熒熒馳道端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英製
羣毛於華蓋之角彗黃屋於鈎陳之星神仙成削以落羽颺颺幽
憂以固局戰岐慄華擺漕掉涇地回回而風淅淅天泱泱而氣青
青甲冑乘陵轉迅雷於荆門巫峽玉帛清迥齊夕雨於瀟湘洞庭
於是乘輿霏然乃作夫鸞鳳將至以冲融寥廓不可乎彌度聲明
通乎純粹溟滓爲之垠堦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鳥獲
而黥黠徒有勢於殺縛朱輪竟野而杳冥金鏐成陰以絳絡吹堪
輿以軒輕槍寒暑以前却中營密擁乎太陽宸眷眇臨乎長薄能
罷咄耳以相舐虎豹高跳以虛擢上方將降帷宮之絺縵屏玉於
以雙略人門行馬以拱乎合沓之場皮弁大裘始連於穹崇之幕
周衛轆轤既而咸若月窟黑而扶桑寒白燭稠而曉星落肅定位
以告紫謁巖上而清超雲西西以張蓋春歲難以建初簪裾斐斐
樽酒蕭蕭方面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
之地山林與川谷俱標於是乎官有備事有職所以敬鬼神所以

勤稼穡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
之則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二牲
八簋豐備以相公而蒼璧黃琮實歸乎正色先王之不業繼起信
可求其昭配群望之徧祭在斯示有明其翼戴由是播其聲音陳
乎和奏以進退韶夏護武采之於訓謨鍾石陶匏具之於摠既不變
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礚英華發外非因乎龔龔之高和順積
宅不在乎雷鼓之大既而膝胥挂胃柴燎窟塊駉擊君赫醜斜晦
瀆電纏風升雪颯星碎拂勿佺淡眇溟漭涿聖慮空寂文黃增霽
蒼生顯昂毛髮清籟雷公河伯或馭駮以脩聳霜女江妃乍紛綸
而掩曖執紱秉翟朱干玉戚鼓瑟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斂祀事
虛明於是潛沱乎渙汗紆餘乎經營漫朱崖而麗朔漠涵陽谷而
濡若芙蓉艾涕而童子儼叢棘坼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覃醜醜
以涵泳非奉郊之縣獨宴慰以縱橫玄澤淡泞乎無極殷薦綢繆
乎空精稽古之時屢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寡而旌成爾乃
孤卿侯伯群儒三老嚴而絕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

往法度難知文質未變太昊氏繼天而王振啓閉於厥初以木傳
子攄終始而可見洎虞夏殷周茲煥炳而菽菹秦失之於狼貧蠶
食漢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莽茫甚夫何從聖蓄縮曾不下眷伏惟
道祖視生靈之磔裂醜害馬之蹄齧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
轍協夫貽孫以降使之造命更挈累聖昭洗中作觸躐氣慘贖乎
脂夜之妖勢迴薄乎龍蛇之孽伏惟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闕不
敢旅拒鬼神爲之嗚咽高衢騰塵長劔吼血尊卑配宇縣刷挿紫
極之將頽浴清芬於已缺鑪以之仁義鍛以之賢哲聯社宗之耿
光卷夷狄之影撇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
自以爲稷禹王綱近古而不軌天聽貞觀以高揭蠢爾差僭察然
優劣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判定於興廢繼絕而後規數統從首
八音六律而惟新日起筭外一字千金而不滅上曰吁昊天有成
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寔用素樸以守于差乎麟鳳胡
乎郊數豈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夫聖以百年爲
鷲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群后端策
拂龜於周漢之餘緩步闊視於魏晉之首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
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意不在抑
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
此一物何疑奉郊廟以爲寶增怵惕以致孜孜况大庭氏之時六龍
飛御之歸

文粹卷第三

乙卯二月廿七日

文粹卷第四

古賦丁 摠五首

吳興姚

鉉

纂

符寶 受命寶賦 梁肅

象緯 渾天賦 楊炯

閔武 大獵賦 李白

折書師 濟河焚舟賦 高嵩

受命寶賦 并序

梁肅

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皇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于陳隋隋煬帝之遇禍也宇文化及盜之而西寶建德滅化及取焉易稱物不可以終否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而多歷年所自前代觀之受天明命則不求而得潛賊劫遷則得之而失蓋神物之所在非徒然也抑又聞之鼎之輕重與璽之去留莫不視德之上下位之安危若恃寶命在已而恣心埋耳漸至危殆以負哀之尊被竊鉄之言當此時也此片玉耳復何

爲哉竊讀史氏感興亡之器忿徵觀之類於是作受命寶賦若形制之小大厚薄則未始詳也故不備焉其辭曰

物之貴乎惟玉之英翕二氣以成形涵百寶之純精卞氏得之獻而後明當秦趙之抗衡挺高價於連城伊玩好之所資徵神器之鳴名及夫秦始皇稱皇削平六玉爲龍爲光追琢成章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始也謂世有哲王傳國寶之無疆何逆天以暴物不及期而降殃惟陰隲之運行終有授而不常隨素車之白馬歸赤精於路傍逮夫漢業中微后族專命祿去公室世移威柄實沙麓之遺瘵成巨君之篡害雖擲地以慷慨終莫救夫顛沛俄漸臺之傾移歷更始與赤眉咸庸懦而不居卒亂長而禍滋洎四七之龍驤爲火主以得之遂祀漢以配天延二百之炎輝苟非其人寶命不歸悼桓靈之不嗣置天下於阽危既而赤伏道喪黃星兆發靈雷邁迤朝社播越去乘輿而漂蕩入晉井以蕪沒披草萊以拯之寔功存乎武烈何典午之傾瀆劉石盜以自尊既江表之卜年遠歸明以去昏五世推移或亡或存失由道喪隨之并吞始負

險以爭雄俄銜璧而來奔惟大業之離阻由君昏而黷武豺狼呀以當路郊廟毀而失主西夷之豐既發斯器淪於醜虜昊天有命眷我高祖蹇飛汾晉震疊關輔雲行雨施雷動鸞舉聖人既作萬物斯覩于斯時也充德翕結東周統軌誇謂文帝陳師往伐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牛口先撥虎牢則達致四海於升平混車書以同轍准神器之有在終告歸于魏闕考乎先王之統世也以文經天以武緯地觀象備物從宜制器播而用之爲天下利故曰大德曰生大寶曰位位之升降惟道所至先王審其所以故爲大於細爲難於易然後本不搖而未不墜安危之體鑒此而已若天符命之所加層數之所歸莫不天人合發區宇樂推休祥煥然靈命顯思是以有守有失動而悅隨苟貪功而僭禮莫不速禍而召危此玉也公路執持衆叛而親離趙高引佩毀壞而身糜惟前軌之昭昭孰可幸捷以取之荅曰吾皇有命如天有日傳寶在我昏庸自佚則陸渾無問鼎之事歷代無奉璽之術苟思慮於廢興胡不旣而慮失於戲天發禍幾聖人定之天生神物聖人用之康哉皇哉大

人造之子孫百代永言保之

渾天賦并序

楊炯

顯慶五年烟時年十一待制弘文館上元二年始以應制舉補校書郎朝夕靈臺之下備見銅渾之象尋返初服卧疾立園二十年而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體者未知渾蓋孰是代之言天命者少為禍福由人故作渾天賦以辨之其辭云

有為宣夜之學者喟然而言曰旁望萬里之黃山而皆青翠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皆黢黑蒼蒼在上非其正色遠而望之無所至極日月載於元氣所以或中而或曷星辰浮於大空所以有行而有息故知天常安而不動地極深而不測可以為觀象之準繩可以作談天之楷式有稱周髀之術者驪然而笑曰陽動而陰靜天迴而地游天如倚蓋地若浮舟出於卯入於酉而生晝夜交於奎合於角而有春秋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比於圓首前臨曾者後不能覆背方於執炬南稱明者北可以言幽此天也而不取惡煌煌而更求太史公有睟其容乃財

衡而告曰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闊狹有常言蓋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徑一遠近乖於辰極東井南箕曲直殊於河漢明入於地葛稚川所以有辭候應於天拒君山由其發難假蘇秦之不死既莫知其說儻諫首之重生亦不能成其筭也二客嘗聞渾天之事欲請為左右揚撰而陳之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太虛之無礙偉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碁局天則圓如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長而多暑影短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乘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得之天垂象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驗之以衡軸考

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
衡外衡每不召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途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
於是乎發揮分至啓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
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
大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鈞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
臣華蓋靈巖三俯臨於帝座離宮奕奕旁絕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
啓閭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大理囚於貴人大階平而君臣穆
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折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
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耀之所巡行陰閒陽
閒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燕息太子承於冢社宗人宗正內外
教叙於邦家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騰蛇
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
而倘祥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琅琅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
須女主布幣牽牛主閔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
備非常西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

倉婁爲衆聚苑頭之北宰割其胡虜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
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蘇之地出於園苑萬億之資真
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常之座三光之庭傷成
於鉞誅成於鎖禍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列大夫之象
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
之交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北河象闕於是乎
增峻左轄右轄邊荒於是乎自靈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渭
水之橫橋像昆池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朝夕織婦之
室漢家之使可尋飲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覲日也者衆陽之長人
君之尊天雞曉唱靈鳥晝跋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命太
平大蒙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其寒溫龍山銜燭不能
議其光景夸父棄策無以方其駿奔月也者群陰之紀上天之使
異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諸對而明水決重暈市而邊風駛纒盈祥
蛤則虜騎先侵適闕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
感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

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所以致用七政於焉不忒同
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
天下偃兵趨前舍為盈退後舍為縮盈則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
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其憂歲鎮居之而有福
觀衆星之部署歷七耀而駢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
之曠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威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
或擊雷而鞭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徧白日為之晝昏恒
星為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夜朗黃雲日扶握天
鏡受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祇氛冬
雷夏雪日暈長虹星流伏鼈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
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大而司地
陶唐之分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三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
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觀日吳範之占風有
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詩云謂天盖高語曰惟天為大
至高而無上至大而無外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群神莫尊於上帝

法象莫大於皇天靈心不測神理難筭日何為兮石轉大何為兮
左旋盤古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聖兮造山川頓何細兮師曠清
耳而不聞離朱拭目而無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萬運海水
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持與莖兮殊其小大之年
鐘何鳴兮應霜氣劍何伏兮動星躔列子何方兮御風而有待師
門何術兮驗火而登仙魯陽揮戈兮轉於西日陶侃折翼兮
登亭上玄女何窺兮化精衛帝何恥兮為杜鵑爭疆理者有
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迷於此
篇篇以天之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
回之賢也貧居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乎執鞭馮唐入於郎
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相譚思周於圖
讖也忽焉不樂張衡術窮於天地也退而歸田我無為而人自化
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大獵賦 并序

李白

臣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讚盛美

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代以爲文雄莫敢詆訐臣請語
其大略竊或補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
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迷職之
義也上林去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纒經數百長楊夸胡
設網爲周陔放麋鹿其中以博獲充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圍徑百
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爲窮壯極麗逮今觀之何齷齪之甚也但王
者以四海爲家萬姓爲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
臣以爲不能以大道國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囿之小竊爲微臣
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設荒殫窮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亦
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淫荒侈靡非三驅之意耶臣白作頌折
衷歟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龍氣母兮黎五兵之歲誕惟開元廓海寓
而運斗極兮摠六聖之光熙誕五德之淳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
章森乎七曜兮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爲師明無幽而不燭兮
澤胡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若乃嚴冬慘切

寒氣凜冽不周來風之具掌雲采脫葉草解節土囊烟陰火井
閉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飡八水兮休百工考王制兮遵國
風樂農人之閑隙兮因校獵而講武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
於四野徵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騎鱗掃萬乘雷奔稍搏
桑而拂委火兮刮月窟而搜塞門赫壯觀於今古業蕩蕩於乾坤
此其大略也而內以中華爲天心外以窮髮爲海口豁咽喉以洞
開吞荒裔以盡取大章按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足跡平日
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所有君王於是撞鴻鐘發籟音出鳳闕
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遊五柝兮暇二危挾細柳
兮過上林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兮森森於是掉倚天之劍彎
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到宇宙噫兮增雄河漢爲之却流川嶽爲
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絳獵火燧兮千山紅乃召蚩尤之徒叢長
戟羅廣澤呵兩師走風伯稜威耀乎雷霆烜赫於蠻貊陋梁鄒
之隘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褐北以代恒作袂夾東海
而西擊兮拖西瀕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廻千羣以空入聯八

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雲羅高張天網密布置罟懸原峭格
掩路蟻螿過而猶礙蜚蝮飛而不度彼層霄與翳榛空翔鳥與伏
兔促營合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雲吳驂走練宛馬踈血縈衆山之聯絲隔遠水之明滅使
五丁摧鋒一夫拔木下塹高顏深平險谷擺椿枯開林叢嗶嗶呷
呷盡奔突於場中而田強古治之儔鳥獲中黃之黨趙崢嶸獵莽
蒼暗呼哮颯風旋電往脫文豹之皮抵玄熊之掌批後手後挾三
擊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射號以鸚睨兮氣赫火而
敵烟拳封猓肘巨挺梟羊應叱以鼉踣獠踰亡精而墮顛或碎腦
以折脊或以所而飛涎窮澁荒蕩淵藪抗土伯殪天狗脫角犀頂
拔牙象口掃封狐於千里揆雄虺之九首呌騰蛇而仰吞拖奔兕
而却走君王於是峨通天藥星旃奔雷石揮電鞭觀壯士之効獲
顧三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龜龜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勸武卒
雖躡轡之已多猶初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月戎
車轡轡以陸離毅騎煌煌而奮發雁為大之所騰捷飛走之所蹉躓

擢鹿麇麇之咆哮踪豺貉以挂格膏鋒染瑣瑣填巖掩窳觀殊材舉
逸群尚揮霍以出沒則有白貂飛駿窮音龜獠牙若錯劍鬣如叢
竿口吞及鋌目極槍槽障限孤懼王弩射猛氣透奔虎金鏃一發
旁轟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觀摠八校搜
四馬馳車諸走都唐竊吞高林撇絕壁抄衛御攬豹獠囚鼯馳於峻
巖雲落鴻鴈於紫虛稍鷓鴣漂鷓鷯地虛巽工神居斬飛
騰於日域摧大鳳於天墟龍伯釣其靈靈龍任公獲其巨魚窮造化
之諸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乍若其高天雨
歇上墜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陽烏沮色於旭日
陰魚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之路絕而忽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而君
王茫然改容嗾若有失居安思危防險誠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
理之弘術且夫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
命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待其犯命未傷者全其天真

睚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皇與獄鳥鴛兮旋駟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非能於渭濱於是享備徒封勞苦軒行有騎酌醕韜兵戈火網畧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局闢生靈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使教與狩歧何宣城之足數哂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淳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置塚大朴以爲杖頓天網以掩之獵賢後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宴安草木蕃殖六官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天老掌圖風后侍側是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鹿麋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者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泰山象德於社首豈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旄返纒靈輿訪廣成於至道問大壘之幽居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裴將軍舞劍賦

并序

喬潭

元和秋九月羽林裴公獻戎捷于京師上御花堂粵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爲天下之壯觀遂賦之其辭曰

將軍以幽燕勁卒耀武窮髮浮海夷虜山揭左執律右秉鉞振旅闐闐獻功于魏闕上享之則鍾以捍簾鼓以靈鼉千妓度舞萬人高歌秦雲動色渭水躍波有肉如山有酒如河君臣樂飲而一醉夷夏薰薰而載和帝謂將軍拔劍起舞以張皇師旅以烜赫戎虜節八音而行八風奮兩階之干羽公於是乎具曾朱綬而正色虎裘錦褱而攘臂抗稜威飄銳氣陸離于武備婆娑乎文事合桑林之容以盡其意照蓮花之彩以宣其利翕然鷹揚翼爾龍驤鋒隨指顧鏑應徊翔取諸身而聳躍上其手以激昂縱橫耀穎左右交相觀乎此劍之躍也乍雄飛俄虎吼搖輓轡射牛斗空中悍慄不下將久欻風落而雨來果愜心而應手爾其凌厲清渾絢練曩絕青天兮可倚白雲兮可決觀二龍之追飛見七星之明滅雜朱子之逸勢應金奏之敷發即至乃天輪宛轉貫索迴環光沖融乎其外氣混合乎其間若湧雲濤如飛雪山萬夫爲之雨汗八佾爲

之斬顏及乎度曲將終發機尤捷或連翩而七縱或瞬息而三接
風生兮精旆襜襜電走兮彤庭曄曄陰冥變見靈怪離獵將鬼
神之無所遁逃豈蠻夷之不足震懼嗟夫蘭子之迭躍其人未雄
仲由之自衛其武未功曷若將軍爲百夫之特銳具劔有千金之飾
奮紫茸之游刃發帝庭之光色所以象大君之功亦以宣忠臣之
力或歌曰光光武臣耀雄劔兮清邊塵威遠夷兮率來賓焉用
輕裾之妓女長袖之才人天子穆然詔伶官斥鄭衛選色者使胡
乎軍容教舞者使觀乎兵勢變激楚之結風爲發揚之蹈厲僉謂
將軍之劔舞古未之至

濟河焚舟賦

高邁

昔孟明之載戰載北也空山肉填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
社稷包羞朝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功誠以弃瑕之恩未報拜
賜之言虛設祗名勵節易地改轍箕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決
乃復摠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屯長劔電掣咆哮兮前貔後虜
稜兮左霜右雪火千旗而四面風動雷萬鼓而一道地裂小長

之尾解凌不周之狂折朝出平咸秦又濟乎孟津其氣益振其屈
欲伸於是持河中之舟示軍中之人曰吾與君子拉雲前臥負則
入黃泉之下勝則入青雲之裏吹噓而霜乘路變叱咤而風塵弭
雖無此舟誰無此舟爾否則骸骨爲異鄉之土魂魄爲鄰國之
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與木相守水與火相
煎烘大川炒長壩龍吼乎沸潭魚噉乎湯泉舳舻化而爲炭檣掉
颺而爲烟水聲與軍聲交勞括于地火氣與兵氣鬪上衡于天是
以天爲我赫怒焉地爲我震業焉林木爲我枯死焉山陵爲我崩
騫焉千里而高鳥不過四遐而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
是晉君臣聞之心攢百箭背負三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德之修誠之至天將放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潛鋒鏃以自備以
五廟苟存爲幸以萬人苟免爲智豈敢護其山河而虐奪土地于
時晉實之主石爲客秦實之客反爲主不戰而勝不攻而取掠地
於大河之北封屍於嶠陵之下旣而鬼雲前聳人解厚顏四顧清
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關曹沫復魚之勳自居其下

范蠡平吳之力莫則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秦圖之
大也見子桑之舉人遺虜得精鑿之明也見秦伯之用賢貴功捨
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
主司之忠由是觀秦伯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
之明以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五比崇
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明明我后渴賢固久懸
無私之鏡以照六合倚無私之衡以秤九有撥竒拾異封非盡取
若有一人近忠貞合文章悔已往之無成謀大來於此行出蜀郡
題橋以見志入函關奔繻以示誠寧作焚舟而死不為弃甲而生
投君於子桑自比於孟明君謂如之何言之不可已頌之曰析薪
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
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文粹卷第四

乙卯二月廿日

文粹卷第五

古賦戊

一首

吳興姚

鈇

纂

海潮賦并序經

盧肇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所未究之將為
之解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曆象日
月以定四時乃知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
運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得其海潮之
出入欲不盡著安將適乎近代言潮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
與月弦乃小贏月望乃大至以為水為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
也遂為濤志定其朝夕以為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知月之與
海同物出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
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
鼎而不爨之欲望膳羞之孰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然也天
之行健晝夜復焉日傳于天夭右旋入海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
其可以附之乎故因其灼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

不足怪也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故盈
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潮始微絕以其至陰
之物適於至陽是以陽之威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
故無進無退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與潮皆隱乎晦此潮
生之實驗也其晦其朔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
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或以日如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
甚謬乎夫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
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至於晦見於晝
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
光少遠則光多至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于
海水退于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著於經籍間
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
有象而後有辭此聖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
識海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為之辭非敢術於學者
言故請示千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立天絕於至陽之元精端日作寒

暑與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在

補斗玄武之射故曰龜夏至日曾不愆乎度程其出也天光來

在東井朱雀之射故曰鳥也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何古人之守或謂茲濤之不測

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

細隱見以作規介人呼吸而為式陽侯詭威於鬼工伍胥洩怒

乎忠力是以納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

自日而太陰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幾不刊

之辭陳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微則朔望之候不

爽平毫釐豈不謂乎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

太極分陰分陽陽為日故節之以分至啓閉陰為水故霖之以

雨露雪霜雖至隕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中而不察

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茫者哉故水者陰之母日者陽之祖

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

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為乎曆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榮

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諸家不言海於是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磅礴乎差嬰滇之無際曷鴻濛而可
以盡度乎方知夫言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蛻蛻乎乾龍駕轆轤乎
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但隨二至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
儲元氣常運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
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所廣也視之而湯湯盪矣彼
其為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巖其難為狀矣當夫巨浸所稽
視無巔倪洶湧瀕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謂地靜於水半圓
大而勢齊謂陰陽上下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
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如作抗雄威之獨燥却眾柔之繁濕高浪
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立浮
而迭起飛沫電熒以驚急且其日之為體也若熾堅金圓徑千里
周解法曰日徑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
水之龍逼而不澎溟沸渭以四起故其所以凌轢其所以溥激者
莫不魄落焯鑠如豐巨鑊絕兮不可探乎流流之內呀焉若天地

之有齟齬其始也涌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尚隱帶餘
未殄其漸沒豹虎兇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猛虎與兇象懼
千熊及萬罷呀偃蹇而矍鑠忽劃礫而羞此何且意其反齒露其
少進也若召人續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較相摩錯闐闐澶漫凌
強海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滔兮
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
日之形聞者可以識其畔岸也賦未畢有知玄先生諷之曰斯
義正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為天下稱揚爰有
書聞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顧而愕貽擊
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
之源先賢未言故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根焉
有未學後靈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廣
執見音見春夏用昭秋冬用雅相伺顏言之少閒請見徵之所如客乃
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未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

河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瑜指溢濟之難悟欲盡聽於群儒

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大章禹使

政玄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播日域及周公之為政也則土圭

致暑謂量日影千里周髀作則謂為用以辨乃知日月之遠近禪

九謂量日影千里張衡考動以鑄儀謂地淳風述時而建式謂作以

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奇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

之胡不考之自北下苟由日升富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其

而秋冬勃異其二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三謂月

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其四謂日書何常微其五

之進退其七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霈其八日之赫焉

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萬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其

問潮之往來既云因日日唯一沉潮何再出其十萬流之多匪

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蓋沉四國何成彼潮而

小大一式其十一為潮之外水歸何域其十二又云水實浮地在海

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

水靡有不沉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涉繫坎北之至入何水力

之能任其十三吾聞之天地噫其十四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

論其十五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

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听然啓齒於是謂客徐坐善聽厥辭蓋聞

兩越無頌水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挫措於獨見終沉溺於

羣疑既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有事至理無爭無勝猶

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奧旨諒余心之足證當

為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其十六夫日此燠陽生於

復其十七三三下坤上復將論日之升降陰陽之離南斗而景長終

漸近其十八此燠陽生於

既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於胎卵鳥獸含滋於

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
窮之當無羨於并掬其散也為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
而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時故潮差
也夏至後日漸近遠齊州而咸書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
夕南故夜長也候水泉閉而土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歸運大澤而若
而大也三塔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
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合朔之故比乎交綏也終
擊壘而先釋故比乎摩壘也日沮其雄水通其液既冒威於
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之所恃者月類也所畏者日避陽
違日以漸造水畏威而乃溢亦猶群片納職來造王門獲命以
出望中而奔引百寮而盡退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
二日而斗增也塔第黃道所遵還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
水而皆振自朔而退行漸遠於日也退為順式自望而進自望

在日之右漸進為干德來干犯之也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
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而方盛
也答第六問并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復迸起復來中州
逾八萬里出入法一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周天法一而九十九
里有分晝于戌作夜于子子前為早潮子後為晚潮子之前日
奇也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鏢之於水而不能甚
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為潮而莫肯少衰此潮之所以夜大而晝稍
微也常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
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
者折也蓋取其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
大江潭其腹左扶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
一帶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為闢此一
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答第八問羣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之際謂
也胡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羣飛海中飛羣夫秋之
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于已者理必辨于猶微

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猶岌岌而巍巍也九問第萬物之中分日
之熱謂三才之中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烟傳薪就藝附
於堅而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火
非其匹至威無燭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紘而物
不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其體若是豈
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泊哉十問第方與之下陽祖所迴歷
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未右激之遠兮遠焉朝左激之遠兮
遠焉夕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沈
而潮之所以兩折也十一問第天地一氣也陰陽一致也其虛其
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于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
坤永寧也十二問第若夫雲者雨者風者霧者為雪為霜者為雷
為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羣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
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
而萬流為之長輔談未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
也吾聞之洪範云豫言燠急言寒狂乃陰雨為沴儲則陽氣專

千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
言大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為主地以陰為宗參二儀之
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暘均行逾常
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疋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
德也故離畢為之災此則為政之所致非可以常處而剿裁也
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三問第惟坤與乾余常究焉
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為德清以不極為玄載物
者以積鹵負其大能離水也所以不極者以上規奠其圓砥
謂之上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玄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
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
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
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謂雨也隨物壑而虛受
任畎澮之疏瀆著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雖九天埋九
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固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
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

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頹率土之濱苟無諒
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第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嚅噦為
夕為朝且登且沒泛辭波而甚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
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寧有因其呼吸而
騰勃者哉客謝曰辭既已矣欲入壺輿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
教之嘗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以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昌舛互
之若斯全幸指乎听制先生撰獲旁眇亦窮其變吾因訊夫墨客
當大素之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轉其激也大則
體盛而相踈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
有羨其何怪焉客身踰軀歛色交袂而辭彼圓玄方曠古惑全疑
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尚遺方盡迷於閭域非先生親得於學
者而孰肯論之於是乎若郊判雖生鼓擊手聲隨雷電至而幽蟄
起蛟龍升而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既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乃避席而稱詩為賀庶知玄先生之辭辭曰
意哉古人迷淵源兮刊編意翰會未言上意無潘恒

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永立言兮
若和與扁祛吾憮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心揣祗為謹兮
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一升一降兮寒暑成
一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溟釜鑄蒸爨兮擬厥形願
揚此辭兮顯為經高誦百氏兮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
演之非文鋒之破鐫何以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
也

海潮賦後序

夫以璿樞顯視周四七而成文玉琯潛聆載十二而分統摩有憑
翼生乎象先雖迷放霸之源終識跋躔之數是以迎推洞乎三
合分至貞乎四禽既測洪荒瞭分清濁於是九圍所沓必揆於
靈臺萬古無差可徵於幽贊且彤車白馬先命羲和紫極黃龍
次分甘石雖東流不溢天問猶疑而北戶承陽地維何隱稽夫
儒氏之業也莫不成思犧轉盡愧雞如安可命曰三靈或迷其
一大愚以始聞方數則揆玄黃亦嘗以大寶酬嘲敢云早惠既

不用鈴膠習戲自鄙童心及竊譽里中拘塵長者執經堂與避席
嚴師白悟牖開媿非胡廣類依廡下虛感伯通而日月居諸榆
檟屢改管窺之心妄切瞽史之學難修而又爛額焦頭方思馬
獨振襟見肘久困牛衣颯垂頰以若驚顧生髀而增歎信天人
之際難可究思考經緯之文固有宗旨竊以海潮之事代或迷
之今於賦中盡抉疑滯輒依洛下閎張平子何承天等以渾天
為法水與地居其半日月繞乎其下以澄夫激而成潮之理并
納華夷郡國環以二十八宿黃道所交及立北極為上規南極
為下規以正乎日月之所由升降其理昭然可辨謂之潮圖施
諸粉績庶將無關緬螢囊之已久撫魚網而多慙敢避識者之
譏固受不知之罪云耳

日至海成潮入圖法

八月之望日在翼軫之間此時潮最大今立此望之夕日入初於
時在戌見潮初生之候

渾天載地及水法

地浮於水天在水外 天道右轉七政左旋 日入則晚潮激於三
日出則早潮激於右 潮之小大則隨於月 月近則小月遠則大
右此賦中具論之矣

新定海潮集解渾天古今正法圖自古說天有六

一曰渾天

張樞

二曰蓋天

周鼎

三曰宣夜

無師

四曰安天

虞喜

作五曰昕天

鄭樞

六曰穹天

虞喜

作自蓋天已下並好奇拘異

說非至說也

先儒亦不重其術也

異

古今撰賦及圖定取渾天為法其增立渾天之術自張平子始
言天地狀如雞子天包於地周旋無端其形渾渾故曰渾天也

渾天法

晉葛洪謂天形如雞子地如雞子之黃周天二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半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宋何承天
云西觀渾儀研求天意乃悟天形正圓水居其半中高外卑水
周其下

梁祖暉云渾天之形內圓如丸其半出地上半隱地下

古今撰圖正用此法但諸家能言天形而未知日之激水而成

潮也又案周易離為日坤為地日出地上於卦在晉三三入地
下卦為明夷三三乾為天坎為水天右旋入水為夕則天在
水下於卦為需三三天左旋昇出為朝於卦在訟三三又離為日
坎為水日出水上卦為未濟三三濟之言涉也日東出而未西涉
水此其象也日入水下卦為既濟三三言日右隨天入已涉于海
則周易之象其事較然

右案撰潮圖探於周易合乎渾天推於爻象故賦指復姤二卦
以定陰陽

言不及渾天而在誕者凡五家 莊子補遺 玄中記 王仲

任論衡信相不 山經釋氏言四天肥肥

右並無證驗不可究尋主仲任徒肆談天失之極遠得君山攻
之已破此不復云莊生則假物為喻以詢真宗而學者多誤故
列之為難信之首玄中山經一無可取釋氏俱舍乃自立心法
非可以表測而度量也又案吳王蕃法云余因周禮鄭眾鄭玄
之言用勾股之術以求天之星數夏至之日以八尺之表求影

於陽城表南得影一尺五寸南至日南下無影則日南去陽城
一萬五千里立八十而旁十五則日高八萬里日南邪去以勾股
法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有奇蓋天頂至地之數也倍之得
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有奇即天徑之數也以周徑之法乘
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有奇即周天之數也右肇始學
渾天法於度支推官監察御史太原王軒軒以王蕃之術授焉自
後因演而成圖既知夫天地之薄厚則日月之行寒暑之候皆由
自得之遂用覃思巨演稽萬流之昇降果見潮生之候由是博考
群言以證遇晦而自得之旨無所疑焉

渾儀之制渾儀法肇得自虞舜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鄭康成云
其轉運者為璣其止息者為衡皆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則
渾儀之本法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則此二器
皆占聖王之制作也但學者失其用耳說者乃云始自張衡人考
考其事張乃巧述其法而揆之非始造者也虞喜又云洛下閎為
漢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修大初曆又知此術在張平子前也

後漢左中郎將賈逵以永元十五年造黃道儀張衡以延喜七年更造銅儀以四分爲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者明力而唱以告司天者云璇璣所加某星已中某星矣沒皆如合符契其後吳王蕃修之如陸績及後魏大史令晁崇隋河間劉焯皆修渾天儀之法李淳風因爲遊儀蓋與靈憲同也

右以物象天謂之渾儀則日月四海在渾儀之內日月盈縮之度可察而獨迷潮水生來之候豈古人未之思乎肇祇於此術究而得之不爲怪誕無據之說猶恐時之學者尚有所疑故以著之

進海潮賦狀

朝散大夫持節欽州諸軍事守欽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

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乾坤軒后統天始弘曆象蓋以人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首臣子之所爲克衣君父之至德只如陳昭奏夏元諧聖帝之音而伐鼓鏗鍾元在二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

乃表於皇王臣今所陳竊用此道伏惟睿文明聖孝德白

下德蒞伊媯道包覆載垂衣而九有無外執契而萬國來庭

月貞明天地交泰珍瑞物允膺得一之符伯益皇繇共佐千

年之聖臣實陋賤亦忝方州而微臣始自知書志在稽古或觀

天地之道得於經史之間既察置圭亦聞側管究黃鍾於玉律

窺碧落於璿樞伏念司馬遷則書載天官張平子則儀鈞地勢

臣仰遵前哲輒揆圓虛偶識海潮深符易象理皆撫實事盡揣

摩既當鳳紀之朝願陳蠡測之見臣肇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又聞天垂象而六合成道生一而三才具皆由日月運乎陰陽

是謂神明分乎晝夜伏知此道盡在陛下睿鑒之中故不俟徵

臣因此別白然自古以來莫不以地厚難測日既入而人不見

其行海大無涯潮潛生而人不知其候上古聖人則之於八卦

學者演之成六家而有講論未明根本不啻天垂大法假乎微

臣獲在聖朝彰此愚見臣門地衰薄生長江湖志在爲儒弱不

好弄研求近代寒苦莫甚於斯臣伏念爲業之初家空四壁夜

無脂燭則蕪薪蘇曉恨項冥亦嘗懸刺在名場則最為孤立於
多士則時賢獨知累竊皇恩遽變向屋臣於會昌三年應進士
舉故山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起擢臣為進士狀頭
策仕之初故鄂岳節度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為從事自後
故江陵節度使贈太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
皆將相重臣知臣苦心謂臣有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
才奏署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
作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年
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慙違理郡唐
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能緝理求欲留臣奉七日
二十一日敕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近之援不異草澤
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平生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
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無所闡揚非唯自負片言
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前件潮賦并圖進上臣為此
二十餘年前後詳參實符象勳願以潢汚之水獻赴滙

流而彫蟲所為刻鶴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
盧師洎隨狀奉進上黷宸嚴敢期睿覽臣肇無任惶懼戰越奔
營之至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勅盧肇文學優贍時輩所推窮測海潮出於獨見徵引有據圖
象甚明足成一家之言以祛千載之惑其賦宜宣你文館

文粹卷第五



書